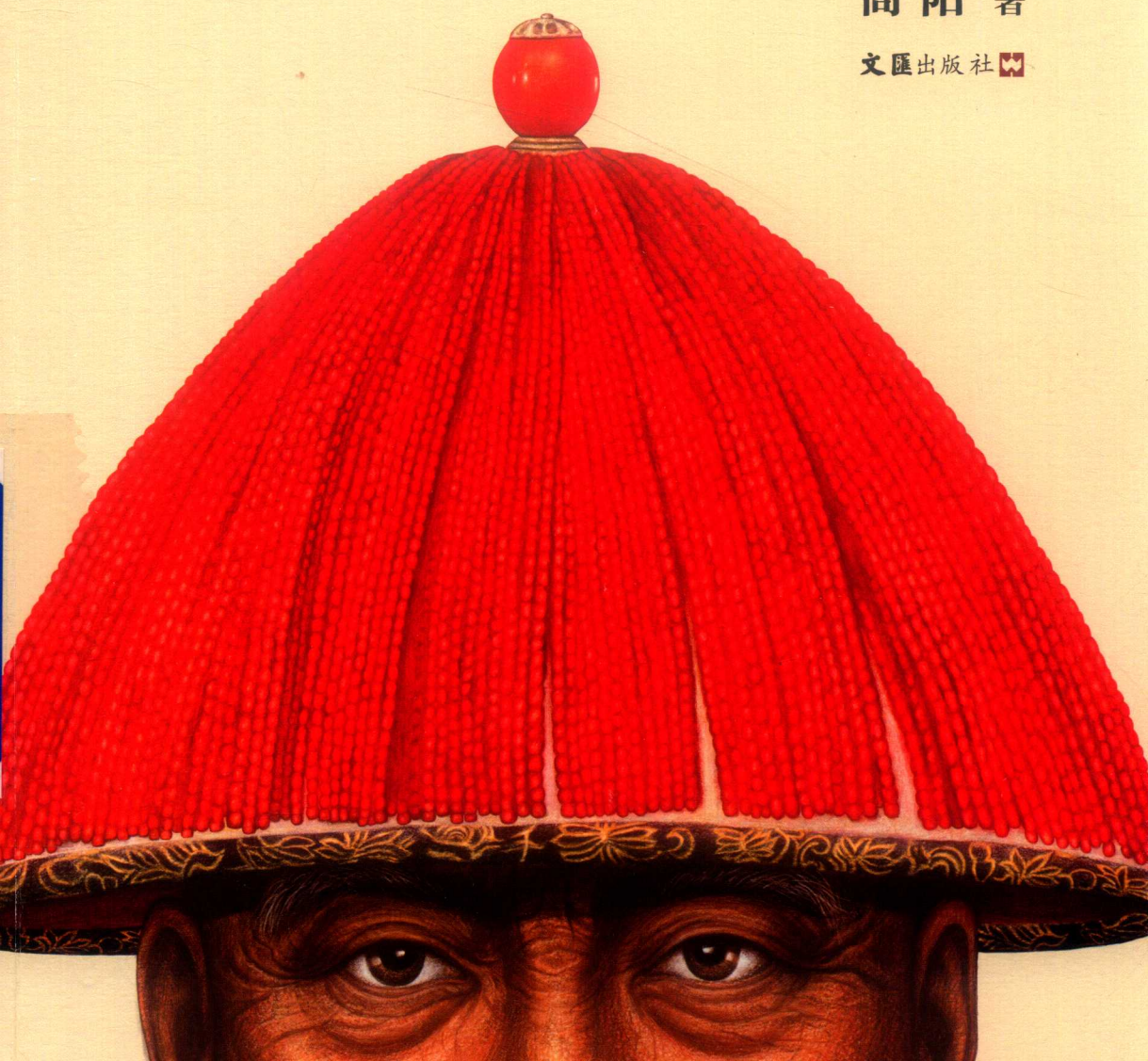


高阳版 胡雪岩全传⑤

胡雪岩传记小说至高经典，讲透一代商圣的天才与宿命！

高阳 著

文匯出版社



高阳版 胡雪岩全传⑤

珍藏版大全集 全6册

高阳著

 文匯出版社



读客®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轻松有趣，扎实有力

目 录

前 记	001
第一章 出将入相	003
第二章 深宫疑云	031
第三章 元宝街	075
第四章 美人计	103
第五章 螺蛳太太	132
第六章 曲折情关	187
第七章 帮夫运	222
第八章 寿域宏开	233
第九章 千丝万缕	260
第十章 力争上游	305
第十一章 移花接木	331
第十二章 萧瑟洋场	348

前 记

同光年间有“财神”之号的胡光墉，与王有龄、左宗棠遇合之奇，为拙作《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主要题材^①。《灯火楼台》接续《红顶商人》，写胡雪岩的结局。

胡雪岩事业的巅峰，亦正是左宗棠“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晋封二等侯，一生勋业的巅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

饮水思源，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持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得以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须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

^① 高阳先生的胡雪岩系列作品共有6本，原著作名分别为《胡雪岩（上）》《胡雪岩（中）》《胡雪岩（下）》《红顶商人》《灯火楼台（上）》《灯火楼台（下）》。

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将士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辟瘟丹”“神曲”“六神丸”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解。

其次是胡雪岩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转运输将毫无延误。再次是胡雪岩经手购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

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的洋债及商债之外，各省的“协饷”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饷未到，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饷哗变事件，只有西征将士从不“闹饷”。

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他事先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予“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间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的，只有一个胡雪岩。

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觐，“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时，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可是——

第一章 出将入相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正倒洗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的，他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且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后街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

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他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千十年，宦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揣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份，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帘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这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

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归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义，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与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启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但二人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于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但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这之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将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但后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左宗棠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谈西陲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礼绝百僚”的恭王默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贤说，“不要说恭王，哪个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不议了。”

“不议了？”胡雪岩诧异，“李合肥的海防，规模大得很呢！要开办北

洋舰队、电报局，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哪里就说说算数，不议了？”

“喏，”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议不可以，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

一听这话，胡雪岩的心冷了一半。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将来要借洋债，必然由他来主持，财源滚滚不绝。如今看样子他怕又要外放，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此事颇为不妙。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

“醇王待他是好的。大先生晓得的，醇王是好武的一伙，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醇王拿他当个英雄看，所谓惺惺相惜，常常有往来，走得很近的。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

“你说啥？”胡雪岩问道，“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

“是啊。”

“你听哪个说的？”

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而且看得出来，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汪惟贤倒有些猜不透，只好据实作答。

“我是听小军机徐老爷说的。”汪惟贤又说，“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二月初醇亲王就请他吃饭，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二月十几又请，当面约他看操，左大人答应了，一定去，不过日子没有定。大先生这一来，大概要定日子了。”

胡雪岩越发不解，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先想了一下：何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先不能定日子，等自己一来，才可以定日子呢？

他想通了才问：“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徐老爷？”

“不是他还有哪个？”

胡雪岩心想，“小军机徐老爷”军机章京徐用仪，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左宗棠应酬京官，一直都徐用仪他经手，他要谈到左宗棠，话都是靠得住的。

胡雪岩继而转念，一客不烦二主，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

于是立刻关照杨师爷写了个帖子，请徐用仪“小酌”，特别注明“盼即命驾，俾聆教益”，另外拣了四样杭州的名物——两只方裕和的火腿，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四坛景阳观的酱菜，还有胡庆余堂的“本作货”辟瘟丹、虎骨木瓜烧之类，装了一网篮，伴着请帖，一起送到徐府。

日落时分，徐用仪来了，还是穿了官服来的。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官阶差着一大截，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

“大人几时到京的？”徐用仪见了胡雪岩，急趋踱步，一面说话，一面捞起袍褂下摆，打算要请安了。

徐用仪字筱云，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称他“筱翁”。这时胡雪岩急忙双手扶住，带着埋怨的语气说：“筱翁，筱翁，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

徐用仪的跟班，早就挟着衣包在上等候，听得这话，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宝蓝绸夹袍，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

相互作了揖，上炕落座，徐用仪改了称呼：“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

“刚到。我的第一位客，就是筱翁。”

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的，抱着拳文绉绉地说：“辱承不弃，又蒙宠赐多珍，真是既感且愧。”

“小意思，小意思，何足道哉！”胡雪岩问，“筱翁跟左大人常见？”

“天天见面的。该我的班，一天要见两回，早晨在军机处，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

“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

“还好，还好。不过……”徐用仪微蹙着眉说，“好得有点过头了，反倒不大好。”

“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

“话不但多，中气还足。他在北屋高谈阔论，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

到。”

胡雪岩点点头，暂且丢开左宗棠。“筱翁，”他说，“我在京里，两眼漆黑，全要靠你照应。”

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双眼雪亮。徐用仪当下答说：“不敢当，不敢当。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不必客气，尽请吩咐。”

“太言重了。”胡雪岩说，“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想请筱翁开个单子，哪里要应酬，哪里要自己去，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都请筱翁指点。还有个不情之请，这张单子要请筱翁此刻就开。”

这是委以重任了。徐用仪自然照办，想了一下说：“第一是同乡高官，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要多送一点。”

“是的。请筱翁指示好了。说多少就是多少。”

浅交而如此信任，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他问，“这趟进京，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

“是的。”

“还有呢？”

“还有，想打听打听洋法缂丝，京里是怎么个宗旨？”

“这容易，我就知道，回头细谈。”徐用仪接着又说，“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总理衙门的章京、户部的司官，不能不应酬。我开个单子出来。”

于是端出笔砚，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斟酌再三，在名字下写上数目，自一百至五百不等——这自然是银票的数目。

“有个人，怎么送法，要好好考究。”徐用仪搁笔说道，“如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他又是总理大臣。”

清朝有“大学士管部”的制度，勋业彪炳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奉旨“入阁办事”，自然是管兵部；宝鋈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实掌度支大权。宝鋈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啧有烦言，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如今听徐用仪提到宝鋈，正说到心事上，他不由得便

将身子凑了过去，声音也低了。

“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请教筱翁，有没有路子？”

“有条路子，我也是听说，不过可以试一试。”

“什么路子？”

“是这样的——”

法不传六耳，徐用仪说的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于是，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胡雪岩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有话交代。

“你对古董字画都是内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

古应春不免奇怪。胡雪岩到京，正事一件未办，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其故安在？

看出他心中的疑惑，胡雪岩便又说道：“我要买两样东西送人。”

原来是送礼。“送哪个？”古应春问。

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在他掌心写了个“宝”字，然后开口：“明白？”

“明白。”

“好。”胡雪岩说，“琉璃厂有一家‘海岳山房’，上海的海、岳老爷的岳。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是绍兴人。你问他，某某人喜欢什么。他说字画，你就要字画；他说古董，你就要古董。并要关照，东西要好，价钱不论。”

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深深点头，表示会意：“我马上去。”等他回来，主客已经入席了，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然后说道：

“来，来，陪筱翁多喝几杯。”接着又问，“怎么样？”

“明天看东西。”

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便不再多问，转脸看着徐用仪说：“筱翁刚才说，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是哪四条？”

“是四种身份的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像李兰荪、翁叔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此谓之‘帝师’。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以前文

中堂也是，这是‘王佐’。”

“文大人？”胡雪岩不觉诧异，“入阁拜相了？”

徐用仪一愣，旋即省悟：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他当即答说：“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他现在是刑部尚书，还早。”

“喔，喔，”胡雪岩也想到了，“筱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文忠是文祥的谥称。

“不错。”

“筱翁，”古应春插进来说，“‘鬼使’顾名思义，是出使外国，跟洋鬼子打交道。何谓‘神差’就费解了。”

“一说破很容易明白。”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神差’就是神机营的差使。因为醇王之故，在神机营当差，保举特优。不过汉人没份，就偶尔有，也是武将，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

“应春，”胡雪岩说，“刚刚我跟筱翁在谈，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左大人要我来定日子。你道为啥？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你倒弄个章程出来。”

古应春心想，犒赏兵丁，无非现成有阜康钱庄在此；左宗棠要支银，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不此之图，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要另想别法。

“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古应春建议，“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该怎么犒赏，听醇王的吩咐预备。”

“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

荣仲华就是荣禄，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他居然不上“举主”的门了，宁非怪事？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

“说来话长。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会相信的秘密。”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西太后是什么病？”

“听说是干血癆。”胡雪岩答说，“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

“是——”徐用仪突然顿住，“这话以不说为宜，两位亦以不听为妙，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我们谈别的吧。”

说到紧要之处，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胡雪岩不免怏怏。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倒是可信任的。这一转念间，他心中的不快，涣然而释。

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不肯多饮，要了一碗粥喝完，预备告辞了。

“惟贤！”胡雪岩问道，“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了。”

汪惟贤亲自端来一个托盘，上有十几个红封套，另外一张名单。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菲敬”。

“拜托，拜托！”胡雪岩拱拱手说，“其余的我亦照筱翁的意思办，或我亲自去拜候，或我派人送，尽明天一天办妥。”

“好！好！”徐用仪问，“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

“一早就等他。”

“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有话到时候再说。”

“是，是！”胡雪岩一面说，一面向汪惟贤伸手，接过来一个红封套。他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是照他的意思，开出四百两不误，便悄悄塞到徐用仪手中，顺势捏住，不让徐用仪推辞。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

“小意思。筱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

“真是受之有愧。谢谢，谢谢。”

等客人走了，胡雪岩问起海岳山房的情形。古应春告诉他说，会到了姓朱的伙计，问起宝璠喜欢什么，姓朱的答说都喜欢。古应春便照胡雪岩的话交代，价钱贵不要紧，只要东西好，当下约定次日上午看货。

“你早点去。看过了，马上陪洋人到贤良寺来。”胡雪岩又说，“左大人犒赏神机营，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办得通，办不通。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说罢，打了一个呵欠。